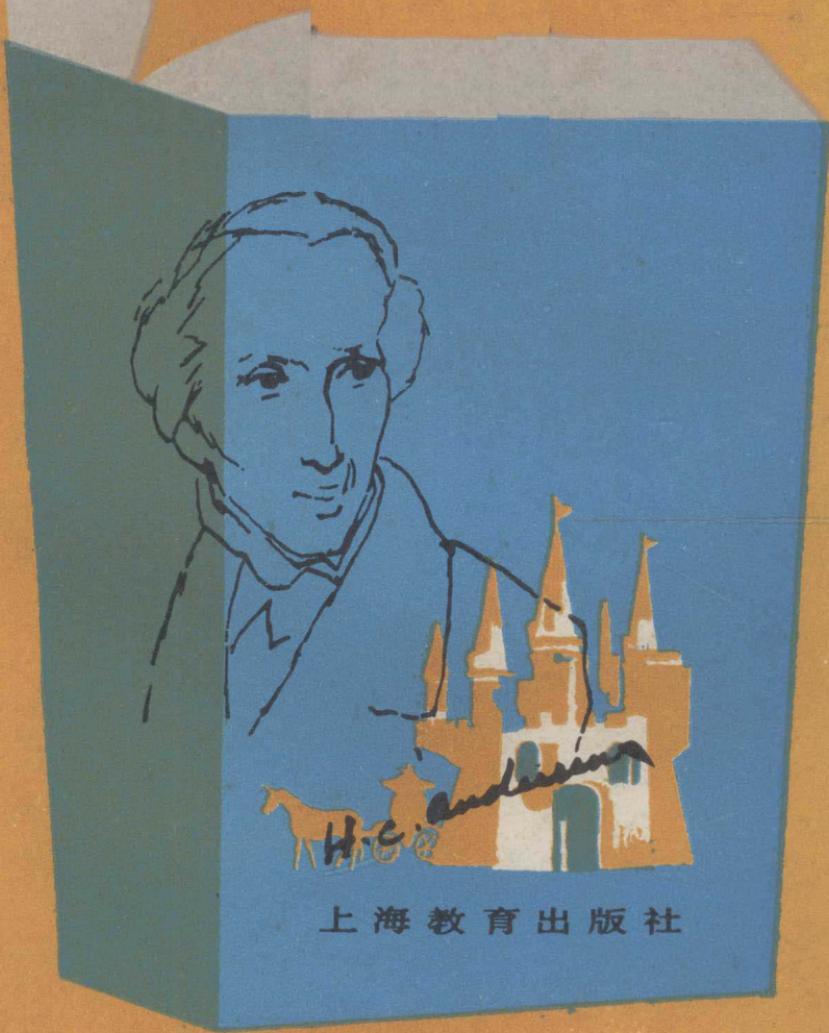


中学生文库

ZHONGXUE SHENG WENKU

# 安徒生童话选析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安徒生童话选析**

**叶君健译著**

责任编辑 邵桂珍

封面设计 范一辛

中学生文库 安徒生童话选析

叶君健译著

---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12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海安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375 插页 2 字数 137,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800本

---

ISBN 7-5320-1085-6/G·1056 定价：1.85元

## 前 言

这里选了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十九篇童话作品，供青少年朋友们阅读。安徒生 1805 年生于丹麦中部的富恩岛上，家境非常贫苦，父亲是个鞋匠，死得很早，母亲靠给人帮工为生，没有工做的时候，就为人洗衣，勉强糊口。这个集子里所选的《她是一个废物》，就多少有他母亲的身影。可以想象，他没有机会进学校，童年是很孤独的。但他酷爱艺术，而且还想当一个歌唱家或演员，所以他在十四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他那个小岛，到艺术家汇集的文化中心哥本哈根去，开始他的“个人奋斗”。他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打动了许多艺术家的心。他们帮助他学文化，给他找机会上学校。但是他毕竟年龄大了，而且由于一直在饥饿和贫困中挣扎，他的体质也变得孱弱了，不适宜从事表演艺术，这对他是个很大的打击。但他并没有灰心，他开始写作——写戏，写小说，写诗。三十岁的时候，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开始写为孩子们看的童话了，你要知道，我要争取未来的一代！”从那时起，写童话就成为他主要的创作活

动，一直到 1873 年——也就是在他逝世的前两年——才停笔。他一共写了一百六十八篇童话和故事。

在他以前的“童话”大都是民间故事的复述——《格林童话》就是典型的例子。但他改变了这种作法。他力求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写出独创性的童话。由于他的素材来源于生活，所以他的童话就直接反映了生活。这在童话的发展史上前进了一大步。他也因此在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域中占有一个特殊的重要地位。这一点，从这个集子里所选的一些作品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生，从中获得教益和鼓舞。当然这些作品不是教科书，而是艺术品。它们给我们提供艺术的享受，同时也陶冶我们的情操，增进我们的文化和艺术修养。这也就是说它们既诉诸我们的理智，也诉诸我们的感情，因而值得认真地去阅读。我在每篇童话的后面写了一两段话，目的是想提示青少年读者怎样去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构思。我尽量引用原作中的语句来说明这些问题，避免用自己的判断强加于人。但“引用”的取舍事实上也代表我的看法，所以还是有“主观”的成分。既然如此，不妥之处想必也在所难免。所以我的“解析”也只能是供参考。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得作一点说明，那就是作品中常常出现的“上帝”。安徒生心目中的“上帝”与宗教中的“上帝”有些不同。他的上帝是“真、善、美”的化身，正如他在《海的女儿》中所提到的王子一样，是理想化了的人，既年轻貌美，而又具有高深的文化修养——当然在其他的童话中

也出现过“恶毒的王子”。安徒生一生遭遇到了不知多少坎坷，他甚至连一个家都没有——他当了一生单身汉，去世时还是在一个开杂货店的朋友家里停止了他最后的呼吸。从《卖火柴的小女孩》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关心人间的疾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无法解决这些疾苦，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希望“上帝”能解决这些问题。他的“上帝”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偎在祖母的怀里，飞到没有寒冷、饥饿和忧愁的那块地方去了——就“是跟上帝在一起”。“她的双颊通红，嘴唇发出微笑。”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她已经死了——在旧年的除夕冻死了。”这是安徒生的苦恼和矛盾。这种苦恼和矛盾只有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才有可能逐步得到较彻底的解决。

叶君健

1988.1.22

# 目 录

## 前言

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 .....	1
拇指姑娘 .....	18
打火匣 .....	34
皇帝的新装 .....	45
丑小鸭 .....	53
小意达的花儿 .....	67
野天鹅 .....	79
她是一个废物 .....	102
夜莺 .....	114
邻居们 .....	129
豌豆上的公主 .....	144
光荣的荆棘路 .....	147
笨汉汉斯 .....	155
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 .....	161



坚定的锡兵	169
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	176
海的女儿	184
园丁和主人	215
卖火柴的小女孩	225

## 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



从前有两个人住在一个村子里。他们的名字是一样的——两个人都叫克劳斯。不过一个有四匹马，另一个只有一匹马。为了要把他们两人分得清楚，大家就把有四匹马的那个叫大克劳斯，把只有一匹马的那个叫小克劳斯。现在我们可以听听他们每人做了些什么事情吧，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小克劳斯一星期中每天要替大克劳斯犁田，还要把自己仅有的一匹马借给他使用。大克劳斯用自己的四匹马来帮助小克劳斯，可是每星期只帮助他一天，而且这还是在星期天。好呀！小克劳斯多么喜欢在那五匹牲口的上空啪嗒啪嗒地响着鞭子啊！在这一天，它们就好像全都已变成了

他自己的财产。太阳在高高兴兴地照着，所有教堂尖塔上的钟都敲出做礼拜的钟声。大家都穿起了最漂亮的衣服，胳膊底下夹着圣诗集，走到教堂里去听牧师讲道。他们都看到小克劳斯用他的五匹牲口在犁田。他是那么高兴，他把鞭子在这儿五匹牲口的上空抽得啪嗒啪嗒地响了又响，同时喊着：“我的五匹马儿哟！使劲呀！”

“你可不能这么喊啦！”大克劳斯说：“因为你只有一匹马呀。”

不过，去做礼拜的人在旁边走过的时候，小克劳斯就忘记了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他又喊起来：“我的五匹马儿哟，使劲呀！”

“现在我得请求你不要喊这一套了，”大克劳斯说：“假如你再这样说的话，我可要敲你这五匹牲口的脑袋，叫它当场倒下来死掉，让它完蛋。”

“我决不再说那句话，”小克劳斯说。但是，当有人在旁边走过、对他点点头、道一声日安的时候，他又高兴起来，觉得自己有五匹牲口犁田，究竟是了不起的事。所以他又啪嗒啪嗒地挥起鞭子来，喊着：“我的五匹马儿哟，使劲呀！”

“我可要在你的马儿身上‘使劲’一下了。”大克劳斯说，于是他就拿起一个拴马桩，在小克劳斯唯一的马儿头上打了一下。这牲口倒下来，立刻就死了。

“哎，我现在连一匹马儿也没有了！”小克劳斯说，同时哭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剥下马儿的皮，把它放在风里吹干。然

后把它装进一个袋子，背在背上，到城里去卖这张马皮。

他得走上好长的一段路，而且还得经过一个很大的黑森林。这时天气变得坏极了。他迷了路，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天就要黑了。在夜幕降临以前，要回家是太远了，但是到城里去也不近。

路旁有一个很大的农庄，它窗外的百叶窗已经放下来了，不过缝隙里还是有亮光透露出来。

“也许人家会让我在这里过一夜吧，”小克劳斯想。于是他就走过去，敲了一下门。

农夫的妻子开了门，不过，她一听到他这个请求，就叫他走开，并且说：她的丈夫不在家，她不能让任何陌生人进来。

“看来我只好睡在露天了。”小克劳斯说。农夫的妻子当着他的面把门关上了。

附近有一个大干草堆，在草堆和屋子中间有一个平顶的小茅屋。

“我可以睡在那上面！”小克劳斯抬头看见那屋顶的时候说。“这的确是一张很美妙的床。我想鹤鸟决不会飞出来啄我的腿的。”因为屋顶上就站着一只活生生的鹤鸟——它的巢就在那上面。

小克劳斯爬到茅屋顶上，在那上面躺下，翻了个身，把自己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窗外的百叶窗有一部分没有关好，所以他看得见屋子里的房间。

房间里有一个铺了台布的大桌子，桌上放着酒、烤肉和

一条肥美的鱼。农夫的妻子和乡里的牧师在桌旁坐着，再没有别的人在场。她在为他斟酒，他把叉子插进鱼里去，挑起来吃，因为这是他最心爱的一个菜。

“我希望别人也能够吃一点！”小克劳斯心中想，同时伸出头去向那窗子望。天啦！那里面有多么好看的一块糕啊！是的，这简直是一桌酒席！

这时他听到有一个人骑着马在大路上朝这屋子走来。原来是那女人的丈夫回家来了。

他倒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不过他有一个怪毛病——他怎么也看不惯牧师。只要遇见一个牧师，他立刻就要变得非常暴躁起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牧师这时才来向这女人道“日安”，因为他知道她的丈夫不在家。这位贤慧的女人把她所有的好东西都搬出来给他吃。不过，当他们一听到她丈夫回来了，他们就非常害怕起来。这女人就请求牧师钻进墙角边的一个大空箱子里去。他也就只好照办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可怜的丈夫看不惯一个牧师。女人连忙把这些美味的酒菜藏进灶里去，因为假如丈夫看见这些东西的话，他一定要问问这是什么意思。

“哎，我的天啊！”茅屋上的小克劳斯看到这些好东西给搬走，不禁叹了口气。

“上面是什么人？”农夫问，同时抬头望着小克劳斯。“你为什么睡在那儿？请你下来跟我一起到屋子里去吧。”

于是小克劳斯就告诉他，他怎样迷了路，同时请求农夫准许他在这儿过一夜。

“当然可以的，”农夫说。“不过我们得先吃点东西才行。”

女人很和善地迎接他们两个人。她在长桌上铺好台布，盛了一大碗稀饭给他们吃。农夫很饿，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小克劳斯不禁想起了那些好吃的烤肉、鱼和糕来——他知道这些东西是藏在灶里的。

他把那个装着马皮的袋子放在桌子底下，放在自己脚边。这是一碗稀粥，他实在吃得没有什么味道，所以他的一双脚就在袋子上踩，踩得那张马皮发出叽叽嘎嘎的声音来。

“不要叫！”他对袋子说，但同时他不禁又在上面踩，弄得它发出更大的声音来。

“怎么，你袋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农夫问。

“哎，里面是一个魔法师，”小克劳斯回答说。“他说我们不必再吃稀粥了，他已经变出一炉子烤肉、鱼和点心来了。”

“好极了！”农夫说。他很快地就把炉子掀开，发现了他老婆藏在里面的那些好菜。不过，他却以为这些好东西是袋里的魔法师变出来的。他的女人什么话也不敢说，只好赶快把这些菜搬到桌上来。他们两人就把肉、鱼和糕饼痛快地吃了一顿。接着，小克劳斯又在袋子上踩了一下，弄得里面的皮又叫起来。

“他又在说什么呢？”农夫问。

小克劳斯回答说：“他说他还为我们变出了三瓶酒，这

酒也在炉子里面哩。”

那女人就不得不把她所藏的酒也取出来。农夫把酒喝了，非常愉快。同时他自己也很想有一个像小克劳斯袋子里的魔法师。

“他能够变出魔鬼吗？”农夫问。“我倒很想看看魔鬼呢，因为我现在很愉快。”

“当然啰，”小克劳斯说。“我所要求的东西，我的魔法师都能变得出来。”他一边说着，一边踩着这张皮，弄得它又叫起来。“你听到没有？他说：‘能变得出来。’不过这个魔鬼的样子是很丑的，我看最好还是不要看他吧。”

“噢，我一点也不害怕。他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呢？”

“嗯，他简直跟本乡的牧师一模一样。”

“哈！”农夫说，“那可真是太难看了！你要知道，我真是看不惯牧师的一副嘴脸。不过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只要知道他是个魔鬼，也就能忍受得了。现在我鼓起勇气来了！不过请别让他离我太近。”

“让我同一下我的魔法师吧，”小克劳斯说。于是他就在袋子上踩了一下，同时把耳朵偏过来听。

“他说什么？”

“他说你可以走过去，把墙角那儿的箱子掀开。你可以看见那个魔鬼就蹲在里面。不过你要把箱盖子好好抓紧，免得他溜走了。”

“我要请你帮助我托住盖子！”农夫说。于是他走到箱

子那儿。他的妻子早把那个牧师在里面藏好了。现在他正坐在里面，非常害怕。

农夫把盖子略为掀开，朝里面偷偷地瞧了一下。

“哎唷！”他喊出声来，朝后跳了一步。“是的，我现在看到他了。他跟我们的牧师是一模一样。啊，这真吓人！”

为了变魔法这件事，他们得喝几杯酒。所以他们坐下来，一直喝到夜深。

“你得把这位魔法师卖给我，”农夫说。“随便你要多少钱吧，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一大斗钱。”

“不成，这个我可不干，”小克劳斯说。“你想想看吧，这位魔法师对我的用处该有多大呀！”

“啊，要是它属于我该多好啊！”农夫继续要求着说。

“好吧，”最后小克劳斯说。“今晚你让我在这儿过夜，实在对我太好了。就这样办吧。你拿一斗钱来，可以把这个魔法师买去，不过我要满满的一斗钱。”

“那不成问题，”农夫说。“可是你得把那儿的一个箱子带走。我一分钟也不愿意把它留在我的家里。谁也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还呆在里面。”

小克劳斯把他装着干马皮的那个袋子给了农夫，换得了一斗钱，而且这斗钱是装得满满的。农夫还另外给了他一辆大车，把钱和箱子运走。

“再会吧！”小克劳斯说，于是他就把钱和那只大箱子装在车上，牧师还坐在箱子里面。他推着车走了。

在树林的另一边有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水流得非常急，

谁也难以游过急流。不过那上面新建了一座大桥。小克劳斯在桥中央停下来，大声地讲了几句话，使箱子里的牧师能够听见：

“咳！这口笨箱子叫我怎么办呢？它是那么重，好像里面装有石头似的。我已经够累了，再也推不动了。我还是把它扔到河里去吧。如果它流到我家里，那是再好也不过；如果它流不到我家里，那就只好让它去吧。”

于是他一只手把箱子略为提起一点，好像真要把它扔到水里去似的。

“干不得，请放下来吧！”箱子里的牧师大声说。“请让我出来吧！”

“哎唷！”小克劳斯装做害怕的样子说。“他原来还在里面！我得赶快把它扔进河里去，让他淹死。”

“哎呀！扔不得！扔不得！”牧师大声叫起来。“请你放了我，我可以给你一大斗钱。”

“呀，这倒可以考虑一下，”小克劳斯说，同时把箱子打开。

牧师马上就爬出来，把那口空箱子推到水里去。随后他就回到家里，小克劳斯跟着他，得到了满满一斗钱。小克劳斯已经从农夫那里得到了一斗钱，所以他现在整个车子里都装了钱。

“我那匹马的代价倒真是不小呢，”当他回到家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去时，他对自己说，同时把钱倒在地，堆成一大堆。“如果大克劳斯知道我靠一匹马发了大财的话，

他一定会生气的。不过我决不老老实实地告诉他。”

因此他派一个孩子到大克劳斯家里去借一个斗来。

“他要这东西干什么呢？”大克劳斯想。于是他在斗底上涂了一点焦油，好使它能粘住一点它所量过的东西。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当他收回这斗的时候，发现那上面粘着三块崭新的银毫。

“这是什么呢？”大克劳斯说。他马上跑到小克劳斯那儿去。“你这些钱是从哪儿弄来的？”

“哦，那是从我那张马皮赚来的。昨天晚上我把它卖掉了。”

“它的价钱倒是不小呀！”大克劳斯说。他急忙跑回家去，拿起一把斧头，把他的四匹马当头砍死了。他剥下皮来，送到城里去卖。

“卖皮哟！卖皮哟！谁要买皮？”他在街上喊。

所有的皮鞋匠和制革匠都跑过来，问他要多少价钱。

“每张卖一斗钱！”大克劳斯说。

“你发疯了吗？”他们说。“你以为我们的钱可以用斗量么？”

“卖皮哟！卖皮哟！谁要买皮？”他又喊起来。人家一问起他的皮的价钱，他老是回答说：“一斗钱。”

“他简直是拿我们开玩笑，”大家都说。于是鞋匠拿起围裙，制革匠拿起皮条，都向大克劳斯打来。

“卖皮哟！卖皮哟！”他们讥笑着。“我们叫你有一张像猪一样流着鲜血的皮。滚出城去吧！”他们喊着。大克劳斯